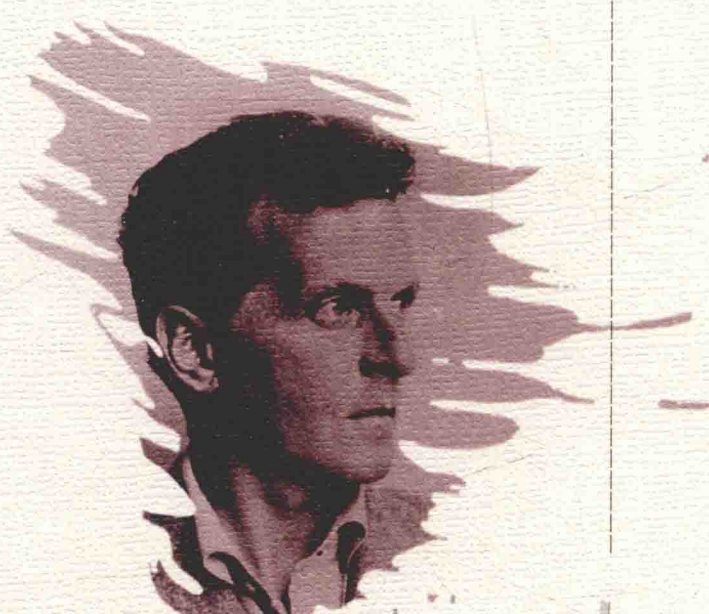


丁大同 著

一个时代的疾病只能通过人类生活方式的改变治愈。



维特根斯坦
Wittgenstein

大家精要

陕西师范大学出版总社

维特根斯坦

丁大同 著

大家精要

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图书代号: SK16N1501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维特根斯坦/丁大同著. —西安: 陕西师范大学出版总社有限公司, 2017.1

(大家精要)

ISBN 978-7-5613-7662-1

I. ①维… II. ①丁… III. ①维特根斯坦(Wittgenstein, Ludwig 1889—1951)—传记 IV. ①B561.59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6)第320876号

维特根斯坦 WEITEGENSITAN

丁大同 著

责任编辑 华翔凤

封面设计 张潇伊

出版发行 陕西师范大学出版总社
(西安市长安南路199号 邮编 710062)

网 址 <http://www.snupg.com>

印 制 三河市良远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660mm×980mm 1/16

印 张 10

字 数 100千

版 次 2017年1月第1版

印 次 2017年1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613-7662-1

定 价 20.00元

读者购书、书店添货或发现印刷装订问题, 请与本公司销售部联系、调换。

电话: (029) 85303879 传真: (029) 85307864 85303629

目 录

第1章 富豪之子 / 001

- 一、阴影下的童年 / 001
- 二、希特勒的同校生 / 003
- 三、大学生活 / 006
- 四、相识罗素与摩尔 / 008

第2章 上帝与信仰 / 014

- 一、战地思想家 / 014
- 二、死亡与永恒性 / 018
- 三、宗教 / 023
- 四、上帝 / 027
- 五、“贪图功名是思想的死亡” / 030

第3章 不可言说 / 033

- 一、帆布背包中的手稿 / 033

二、《逻辑哲学论》 / 036

三、不可言说 / 041

四、乡村教师 / 044

第4章 善与幸福 / 050

一、何为伦理 / 050

二、伦理意志 / 062

三、对善的分析 / 068

四、论幸福 / 074

第5章 美与艺术 / 078

一、艺术熏陶 / 078

二、美寓于生活 / 084

三、艺术 / 091

四、建筑美 / 093

五、音乐与绘画 / 097

第6章 维也纳小组 / 101

一、维也纳小组 / 101

二、剑桥大学教授 / 107

三、多部哲学笔记 / 111

四、“哲学”何为 / 113

五、“我”为何物 / 117

第7章 后期哲学思想 / 122

一、写作《哲学研究》 / 122

二、语言游戏 / 127

三、家族相似 / 129

四、私有语言 / 131

第8章 最后时光 / 133

一、查出癌症 / 133

二、论确实性 / 137

三、深度生存 / 141

四、此刻存在即是永恒 / 146

附录

年谱 / 150

主要著作 / 151

第 1 章

富豪之子

人们应该将生活中的美好时刻看做是恩惠，怀着感激的心情去享受它们。在其他的时候则采取较为漠然的态度。

——维特根斯坦

一、阴影下的童年

1889年4月26日，路德维希·维特根斯坦出生于奥地利维也纳的一个犹太富豪家庭。父亲卡尔·维特根斯坦是奥地利钢铁工业领袖，母亲利奥泊尔第是维也纳银行家的女儿，笃信罗马天主教，他也受洗为天主教徒。维特根斯坦是八个孩子中最小的一个，有四个哥哥，汉斯、库特、鲁道夫和保罗，三个姐姐，海尔曼、玛格丽特和海伦。

和哥哥姐姐一样，维特根斯坦五岁的时候在家中开始接受教育，主要学习拉丁语、古典文学、英语和德语。一直到14岁以前，他的所有知识都是由私人家庭教师传授的。

维特根斯坦的家庭有浓厚的文化氛围。父亲卡尔·维特根

斯坦长期资助艺术家和艺术活动，母亲热爱艺术，音乐素养颇深，以深厚的艺术素养影响着这个家庭，使这个富裕的家庭成了当时音乐家活动的中心。许多奥地利和维也纳的文化名流都是他家的座上客，音乐家勃拉姆斯、克拉拉·舒曼、马勒等是这个充满音乐的家庭的常客。拉威尔后来把著名的《为左手而写的钢琴协奏曲》献给维特根斯坦的哥哥保罗·维特根斯坦，这个哥哥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失去右臂，但后来他成了著名的单手钢琴家。

全家对艺术有着强烈的爱好，兄弟姐妹们都显露出很高的艺术天赋。在这种艺术氛围的熏陶下，维特根斯坦也成了个极富音乐素养的人，他对单簧管演奏有很深的造诣，有一段时间他甚至还希望自己成为一名乐队指挥。在这个家庭里经常出入的，还有作家穆齐尔、毛特纳和科学家赫茨和波茨曼等人。这样的家庭环境使得维特根斯坦具有极为深厚的文化和科学素养，虽然后来有人认为维特根斯坦有书面表达障碍，但实际上他的文笔是十分精湛的。维特根斯坦十分喜爱奥地利文艺评论家卡尔·克劳斯的著作。

尽管家庭十分富有，但他和哥哥姐姐们生活得并不快乐。当时，维也纳是华丽艺术和庸俗作品的汇聚地，充满华尔兹舞曲、巧克力蛋糕和高雅文化，但政治气氛十分的严酷。奥地利讽刺作家卡尔·克劳斯描述当时的情形说，“在柏林，情况异常严峻，但并非不可救药。而在维也纳，情况正好相反，已经不可救药，但并不严峻。”当时，这个城市受到异常的自杀潮的影响，也波及维特根斯坦的两个哥哥。

父亲对子女们非常严厉，这使得维特根斯坦和他的哥哥们感到十分的抑郁。据传记作者威廉·巴特利说，维特根斯坦家族的兄弟五人里，包括路德维希·维特根斯坦本人共有三名是

同性恋者。1902年他的大哥汉斯自杀，1903年他的三哥鲁道夫也自杀了。他俩都是同性恋者，鲁道夫在绝命信中为自己“反常的性情”感到绝望。维特根斯坦传记研究者认为尖嗓子和结巴的瘦弱男孩维特根斯坦，长大后一度也成了一个同性恋者。

自自杀事件发生后，父亲卡尔·维特根斯坦放缓了对子女们的严厉管教，但自杀的念头无疑也影响了维特根斯坦。后来，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维特根斯坦应征入伍，他说，自己应征入伍，就是为了“体面地自杀”，“因为我有自杀倾向，而没有比战争更好的自杀方式了”。在战场上，因为他不断要求被派往更危险的地方去作战，他的反常举动让军事指挥部的长官们困惑不解。他希望和死亡近距离接触，能够让他对根本无法实现的存在有新的认识。他的另一个兄长库特·维特根斯坦在战场上被俘前也自杀身亡，在战争里幸存但致残的最后一位兄长，保罗·维特根斯坦后来成了著名的单臂钢琴家。

二、希特勒的同校生

1903年，在维特根斯坦的两个哥哥自杀后，为了让自己的孩子从自杀的阴影下解脱出来，父亲将小维特根斯坦送到偏远省份林茨的一所国立中学学习。

从德国奔向黑海的多瑙河刚进入奥地利不远，就流经位于一个宽阔山谷中的林茨城。自古罗马时代起，林茨就是一个四通八达的商贸重镇，它古老的建筑物记载下了许多世纪以来奥地利的历史更迭。

在远隔一百英里的林茨里尔学校注册后，小维特根斯坦寄宿在一位教师的家里。在学校里，按照他的传记作家的说法，维特根斯坦在看到同班同学时的最初印象，是把他们都视为

“臭大粪”，而他们则把他看作一个令人讨厌的自命不凡者。小维特根斯坦感到非常不快活，功课学得很糟糕。

在维特根斯坦的生活中，他与许多世纪名人都有过交往或相遇。在中学生活中，他遇到了一个名人，这个人就是后来臭名昭著的德国纳粹党元凶阿道夫·希特勒。

1904年至1905年，阿道夫·希特勒也曾在这所学校上学。不过，没有确凿的证据显示维特根斯坦与希特勒有过任何深入的交往。希特勒在他的自传《我的奋斗》中透露，他最初的反犹太人情绪就是被林茨城的一位匿名犹太学生挑起的，这是导向奥斯威辛集中营那条仇恨链上的第一环。

导致希特勒屠杀六百万犹太人的那个男孩究竟是谁？希特勒在书中没有明说。一位传记作家金伯利·科尼什在1998年3月9日伦敦世纪出版社出版了《林茨的犹太人》一书，在书中提出了一个猜测：那位林茨的犹太男孩长大以后成了独树一帜的20世纪思想家，一位首屈一指的逻辑学家和哲学家，一个跟希特勒同样异乎寻常的人——路德维希·维特根斯坦。

科尼什推测了当年同在一个中学里的希特勒与维特根斯坦之间有可能发生的相互关系。当时，学校的一张照片显示出，这两个14岁的学生相距仅一臂之遥。希特勒的神色孤独而阴郁，而维特根斯坦却热切地凝视着镜头。希特勒的阴郁和他当时的经济拮据有关，到他成年以后相当一段时间，都是一个穷光蛋。而维特根斯坦的家庭却是一个大富之家。

他俩各自的兴趣也有酷似之处：两人都沉迷于建筑学和语言的力量；两人都对19世纪哲学家叔本华表现出极大的热情；维特根斯坦将瓦格纳的歌剧《名歌手》熟记于心，希特勒也是如此；两人都有吹口哨的才能，可以大段而准确地吹奏各自喜爱的音乐。根据一位同时代人的记载，希特勒吹口哨时“带有

一种奇特而响亮的颤音”，而维特根斯坦则常常纠正那些即使是稍微走调的人。

维特根斯坦有吹口哨的技能。一本有关他的传记中一共有两次提到了他的“吹口哨”：一次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时，维特根斯坦应征入伍。被捕时，维特根斯坦正骑在炮筒上，用口哨吹着贝多芬第七交响乐的第二乐章。还有一次，是他应邀参加学术演讲和辩论，为避免发言，干脆给大家表演吹口哨。

维特根斯坦在讨论学术问题时，也曾多次用“口哨”来说明论题。在写于1946年至1949年的《哲学研究》第二部分中，论及“行为的精细层次”问题时，他说：“当我对一个曲调的理解由我吹的口哨来表达，并带着正确的表情，这便是这种精细层次的一个例子。”在写于1947年至1948年的《心理学哲学评论》第二部分中，他在论及“意图”时说：“我有用口哨吹出这首主旋律的意图：是否我因此在某种意义上已在思想上用口哨吹出这首主旋律。”在写于1929年至1948年的《纸条集》中，他说：“我对一个人说：‘我现在给你……用口哨吹奏出这个主题。’我意图吹奏出这个主题，并且我已知道，我要吹奏的是什么。我有要吹奏出这一主题的意图：是否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我在思想上就已吹奏出它？”在《纸条集》第64条论及“希望”概念时，他说：“我吹口哨，有人问我，我为什么如此愉快。我回答道：‘我希望N今天会来。’——但当我吹口哨时，我并没有想到他。尽管如此，下述说法是错误的：当我开始吹口哨时，我已不再希望。”

家庭对艺术的热爱，给少年维特根斯坦以极大的影响，这种影响是终身的，以后他对艺术和美学的阐说主要基于这一时期的影响。除了这种家庭影响，少年维特根斯坦自己则特别爱好机械和技术。在10岁那一年，他制作出一台简单实用的缝纫

机，他的这一独特才能让人们十分惊讶。当他接受早期教育的时候，他最初的志向是从事物理学研究，一度还渴望投师著名的物理学家玻尔茨曼，可是，玻尔茨曼在1906年自杀，这使维特根斯坦的希望破灭。

三、大学生活

在中学，维特根斯坦的成绩并不好，大都处于中下水平。1906年中学毕业后，维特根斯坦想成为一名工程师，于是他前往柏林的夏洛顿堡技术学院学习机械工程。

1908年春天，维特根斯坦从这所学校毕业。到了夏天，他到英国达比郡的格洛索普附近的高空风筝飞行试验站用风筝作试验。同年秋天，进入英国曼彻斯特的维多利亚大学工程系注册为研究生，攻读航空工程空气动力学学位。

在大学里，青年维特根斯坦不苟地端坐在椅上，很帅气，目光坚定而执着。有时，穿着灰黑色的大衣行走在街头。在大学里，他学习飞艇制造和一些有关空气动力学的课程，还自己制作过一个飞机发动机，这些工科训练为他后来自己动手给姐姐设计住宅时打下了基础。

在他从事航空学的学习和研究中，主要还是从机械原理入手，致力于实用机械的开发，先是进行风筝飞行试验，转而制造一架供飞机用的喷气反冲推进器。最初，是发动机吸引着他，但很快他就埋头于推进器的设计。这实际上是一项数学任务，为了彻底搞清螺旋桨的原理，同时出于对数学基础的兴趣，维特根斯坦开始注意论及数学基础的文献。有一次，他向一个人请教关于数学基础的问题，这个人向他推荐了1903年问世的《数学原理》。这本书是伯特兰·罗素与怀特海合写的，

维特根斯坦阅读了这部书后，受到了极大的影响。也是这本书引导他研究了戈特洛布·弗雷格的《算术基础》。从这一时期起，维特根斯坦的兴趣开始转移，首先转向纯数学，后来转向数学基础理论的研究。

面临大学毕业的维特根斯坦，开始为自己的未来设计出路。他从《数学原理》这本书的附录中了解到，逻辑学家弗雷格在建立严格的逻辑体系方面做了许多的工作。在假期中，他专程到德国耶拿拜访了弗雷格。

这位当时已有名望的逻辑学家耐心地向前来拜访的年轻人介绍了自己的研究成果，认真地听了这个初学者对逻辑的一些看法，和他讨论了相关的逻辑问题。后来，维特根斯坦承认，在与弗雷格的第一次讨论中，弗雷格“彻底驳倒了”他，这使他“感到十分沮丧”。但听到弗雷格说欢迎他再来以后，他才“又高兴起来”。在这次会面交流中，弗雷格没有理解维特根斯坦对有关逻辑问题的新颖思考，也无法接受维特根斯坦希望跟随他学习、研究逻辑学的请求。最后，弗雷格建议他到剑桥大学去找罗素。

1911年初秋的一个下午，德国耶拿城的火车站，耶拿大学数学系教授戈特洛布·弗雷格为英国曼彻斯特大学工程系学生路德维希·维特根斯坦送行。在等候火车的时候，维特根斯坦随意提到对一个人的言行评价。这时，弗雷格对他说：“你还没有弄清自己所使用的语词的含义，怎么能够使用它们呢？”从此，维特根斯坦就对“语词的含义”深加探讨。

维特根斯坦自己说，自第一次访问弗雷格以后，他与弗雷格“又讨论了几次”，有过多次书信往来。但是，弗雷格给维特根斯坦的所有信件都被销毁了，这引起了后人对维特根斯坦个人品行的猜疑。不过，维特根斯坦非常重视弗雷格对他的思想影响，当他在硝烟弥漫的战壕中完成了《逻辑哲学论》的手

稿后，转交给了弗雷格一份手稿，希望能够听到他的意见。结果让他失望，在他返回维也纳之后收到的弗雷格的回信中，弗雷格再次表示自己无法理解手稿中的思想。尽管如此，维特根斯坦在为出版此书写的导言中，仍然明确地把弗雷格的著作看作自己思想的两个主要来源之一（另一个是罗素）。在书里，维特根斯坦也反复提到弗雷格思想的重要性。

应当说，弗雷格是维特根斯坦进入哲学之门的领路人，是弗雷格的逻辑思想使维特根斯坦对逻辑和哲学的性质产生了兴趣，也是弗雷格让他去师从罗素，从而最终投身于哲学。

维特根斯坦曾告诉一个朋友说，他青年时期读了叔本华的《作为意志和表象的世界》，而他最初的哲学思想就是叔本华主义的认识论的唯心主义。不过，弗雷格的概念的实在论使他抛弃了早年的唯心主义观点。

四、相识罗素与摩尔

在1911年夏天，维特根斯坦前往英国剑桥大学三一学院拜访了罗素，罗素称这场相识是他一生中“最令人兴奋的智慧探险之一”。

师从罗素学习逻辑

在剑桥，维特根斯坦以罗素为师学习逻辑。在罗素的书房、在维特根斯坦的寝舍、在剑河旁、在小桥边、在咖啡馆里、在国王学院的草坪上，到处都留下了他们的足迹和身影。罗素亲切地把维特根斯坦称作“我的德国人”，而维特根斯坦则把罗素叫作“一个真正的人”。在他们的所有谈话中，只有一个主题，那就是逻辑以及由此引出的哲学。

据艾耶尔《维特根斯坦》一书的回忆说，罗素受维特根斯

坦的影响，实际上主要是在 1912 年至 1913 年。罗素自己承认，他的有些思想正是在与维特根斯坦的讨论中形成的，例如他的逻辑原子主义，主要来自维特根斯坦在 1911 年至 1912 年间所写下的《关于逻辑的笔记》。

维特根斯坦和罗素之间的辩难有趣而又富有智慧：

罗素：你到底在思考什么？逻辑，还是自己的罪？

维特根斯坦：两者。

有一天，维特根斯坦跑到罗素那里，问：“你看我是不是一个十足的白痴？”

罗素不知他为什么这样问。

维特根斯坦说：“如果我是，我就去当一个飞艇驾驶员；如果我不是，我将成为一个哲学家。”

于是，罗素要他写一篇论文，只要写他自己感兴趣的题目就行。

维特根斯坦不久把论文拿来了。

“我刚读了第一句，就相信他是个天才。”罗素说。

罗素很快发现了维特根斯坦的才能，称维特根斯坦是他平生所见的天才的典范：纯粹的智力、热情、专注。罗素十分欣赏这位学生的才能，把他视为最理想的接班人，预言哲学下一步的重大发展将由维特根斯坦完成。

维特根斯坦不时地在午夜造访罗素，在房间里来回踱步几小时，一语不发地思考逻辑问题，但罗素不敢催他去睡觉，因为“生怕一打断，他的脑袋会迸裂”。

维特根斯坦取得的神奇进步使他不久几乎成了罗素的老师。罗素在惊叹之余，公开声明放弃逻辑研究，因为维特根斯坦足以担当起一切。

第二年的年初，维特根斯坦获准进三一学院，并在大学注册，起初是作为一名大学生，后来就成为一名研究生。1912 年

的全部三个学期和 1913 年头两个学期他都在剑桥。

在剑桥，维特根斯坦与罗素相过从，也经常和他的其他老师、到今天也仍然十分有影响的哲学家 G. E. 摩尔和怀特海进行讨论和学习。

摩尔非常欣赏维特根斯坦。他说：“我在讲课时发现，他看上去很困惑，而其他人都不是这样的。”

在剑桥早期的朋友当中，维特根斯坦与后来有重大国际影响的经济学家凯恩斯结成了终生好友，还与数学家 G. H. 哈代和逻辑学家 W. E. 约翰逊常有来往，相互讨论问题。

在剑桥，维特根斯坦是个公认的怪杰，很难相处。最令他难忘的是一位名叫大卫·宾森特的同学。就像很多天才一样，维特根斯坦天生有点神经紧张，唯独宾森特能够让他镇静下来。两人情同手足，一同弹琴抒怀，一起出国旅游。宾森特后来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死于空难，维特根斯坦将《逻辑哲学论》一书题献给他，以寄托哀思。

匿名资助贫困诗人和艺术家

1913 年，维特根斯坦的父亲去世，留给他一份巨大的遗产。继承财产后，维特根斯坦匿名捐赠了许多钱给贫困的奥地利艺术家和诗人，其中有里尔克和特拉克尔。他认为特拉克尔极有天赋，但不喜欢后期的里尔克，认为那些诗不真实。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前几个月，诗人特拉克尔为死亡着魔，有明显的自杀倾向。1914 年 6 月，他收到一笔两万克朗的匿名捐款，这笔钱在当时是相当可观的。费克陪着特拉克尔去英斯布鲁克的一家银行去取这笔钱。在银行里，特拉克尔突然惊慌失措，大汗淋漓，还没轮到他就冲了出去。诗人特拉克尔一直没有使用这笔钱。他是从一位朋友那里知道匿名捐款者是个年轻的哲学家，名叫维特根斯坦。不久，战争动员开始了，

他作为少尉军医应召入伍。

维特根斯坦和特拉克尔同在东部战线，一度离得很近。他作为一名普通士兵先在一艘巡逻艇上服役。有一天，结束巡逻任务返回驻地后，他收到特拉克尔寄来的一张明信片。那时特拉克尔已近于精神崩溃，住进了克拉科夫一家军医院的精神病房。他是从费克那里得到维特根斯坦的地址的，想见见这位未曾谋面的恩人。

维特根斯坦对诗人特拉克尔的悲剧一无所知。当他在1914年9月6日来到那家医院时，特拉克尔已经安葬了，他是在三天前服用过量的可卡因而死的。维特根斯坦在一张给费克的军用明信片上写道：“我很镇静，虽然我不认识他。感谢您寄来的特拉克尔的诗，我虽不懂，但他的心声使我感动。这是真正的人才人物的心声。”

挪威小屋

尽管学业优秀，维特根斯坦却十分厌倦剑桥的学术气氛。后来干脆跑到挪威的极地圈里思考。当时，他还没有毕业。

维特根斯坦生性离群索居，给人留下的第一印象往往是不善言辞，内向腼腆。其实，他并不是不愿意与人交往，而是不知道应当如何与人交往。谈起哲学来，他会滔滔不绝，甚至不顾对方的反应和感觉；但说起其他话题，他就显得木讷，甚至给人不食人间烟火的感觉。从与他交往过的朋友、学生和周围的人后来的回忆中可以看出，维特根斯坦在与普通人的交往中基本上还是比较随和的，他和住在同一个楼里的邻居友好交往，互赠礼物，甚至一同散步聊天。但他与朋友们的谈话很少涉及哲学，他想谈所有的东西，而且总是怀有同样的兴趣。他给人的印象是，他不断地把人们所熟悉的问题说得明明白白，就好像他是第一个看到这些问题似的，这并没有为众所周知的